

段文菡 著



二十世纪华人名人小传系列丛书

艺海清辉

傅雷

傅

雷



艺海清辉

傅 雷

段文菡 著



1 山东文艺出版社

书 名 艺海清辉·傅雷

著 者 段文菡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厂址: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271000)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4 开(880×1230 毫米)

2.4375 印张 16 幅图 56 千字

印 数 1—10000

I S B N 7-80603-302-5/K·86

定 价 5.4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傅雷(1908-1966),一代翻译巨匠。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美专,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污辱,与夫人朱梅馥双双含冤自尽,实现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



二十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丛书

佛心与文心	· 丰子恺	吴 禾
漂泊的生命	· 朱 湘	孙基林
文化使者	· 林语堂	舒 云
世界船王	· 包玉刚	孙和平
地学情缘	· 李四光	于建坤
慧命相续	· 熊十力	颜炳罡
拳拳赤子	· 陈嘉庚	于建坤
风流少帅	· 张学良	王月瑞
人淡如菊	· 张元济	李西宁
气贯长虹	· 李大钊	江沛 姬丽萍
风雨自由魂	· 秋 瑾	孔菁慧
圆月耀天心	· 李叔同	蒋心海
圣者人生	· 梁漱溟	王邵军
书生豪情	· 邓 拓	朱秀清
飞越苍穹	· 李小龙	蔡宛柳
清气满乾坤	· 齐白石	王文治
本真诗人	· 梁宗岱	徐 剑
筌路启艺林	· 徐悲鸿	董德兴
海阔江长	· 李嘉诚	孙和平
才女奇情	· 张爱玲	于 青
独上高楼	· 陈寅恪	胡迎建
流浪歌者	· 三 毛	屠茂芹
平湖秋月	· 梁实秋	王汶成 高岩
遥遥长路	· 赵元任	张树铮
艺海清辉	· 傅 雷	段文嵩
血凝早春	· 柔 石	孔海珠
几天何风	· 陈省身	张奠宙
天教歌唱	· 徐志摩	李夜平
湖西之子	· 沈从文	徐荣街
武林文宗	· 金 庸	陈 墨

二十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丛书

策 划	马 啸	汪稼明	
主 编	马 啸	宋焕新	
副主编	贺立华	邹宗良	郑训佐
编 委	于建坤	李正堂	林爱莲
	鲍时祥	徐荣街	

目 录

一 鸿鹄高飞 一举千里

1 孤儿寡母

6 学子峥嵘

13 浴德自修

二 扬起生活的风帆

20 饥渴的蜜蜂

31 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36 赤子归来

41 为公众服务的英雄主义

三 不践前人旧行迹

- 49 美术批评家
- 56 不会弹琴的“音乐家”
- 66 卓绝的翻译家
- 75 互补与互融

四 情在其中

- 84 天下之柔与天下之刚
- 94 第一做人 第二做艺术家
- 104 一笔“财富”

五 人格境界的自我完善

- 113 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
- 123 昂首天外的仙鹤
- 130 最后的悲壮
- 142 尾声

一 鸿鹄高飞 一举千里

孤儿寡母

周浦镇是个曾被称为“小上海”的地方，位于大上海的东南部南汇县内。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或多或少地对这里产生了影响，因为它们的距离太近了。但也兼有那时那种小镇的特点，无论谁家出现了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引起所有人的关注。人们在互相观察，互相妒忌，但也互相帮助。

镇上东大街 60 号，是一所大宅院，主人姓曹，长期无人居住的西半宅这一天却迎来了房客——一位被称为“鹏少奶奶”的娇小秀美的妇人，带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还有账房先生和佣人等。

鹏少奶奶的到来，使镇上的人们吃惊不小，因为曹家西半宅已闲置多年，据说是因为闹鬼，曹家曾多次想租出去，却无人有胆量租，这位年轻的妇

人竟如此胆大，可见非同一般。

她的家里有几个大瓮，装着各种常用药品，凡有邻人遇着风寒、腹泻等疾病，随便来取，从不收任何费用。

那个被母亲称作“大官”的男孩，消瘦的身材，大眼睛，软软的头发贴在头上，孤傲的神态中透着顽皮与聪颖。大官每日跟着账房先生认方块字（写在一张方块纸上的单字），每天晚上窗户上都能映出母亲督促儿子念书的身影。

不长时间，人们就都知道了她就是曾在镇上杨洁女子中学任教的傅鹏先生的妻子——李欲振。傅鹏先生因冤屈致死，撇下了妻儿，人们同情、喜欢这个刚强且待人热情的“鹏少奶奶”，更可怜那个没有父亲的“大官”。

周浦镇旁的一条小河叫张家湾，顺张家湾东去十来里远的渔潭乡有一处傅家宅，傅氏家族是当地第一大姓，以居住东西之分而称为东傅家宅和西傅家宅。西半宅的傅炳清，也算得上是一大户，拥有四五百亩地和二十多间房子，他的长子傅胜在结婚不久便离开人世，次子傅鹏继承了家族的全部财产，并在周浦镇杨洁女中任教，理家生财虽不是里

手，但老实、本分，没有劣迹使家道中落。加之娶了一位贤淑能干、又很精明的妻子，日子过得祥和平静。

1908年4月7日，一声震耳的啼哭声给这个沉寂的家庭带来了欢乐。这个嗓门极大的男孩似乎一落地就怨恨时运多艰，怒气冲冲地哭个不停。傅氏长辈们便给他取名为“怒安”，又作“怒庵”，因为他们相信孟子“一怒天下安”的至理，希望他的愤怒能带来天下的安定。这个哇哇啼哭的婴儿，就是日后成为中国一代译界巨匠的傅雷。他是长子，小名为“大儿”，按当地对长子的俗称又叫“大官”。

“傅雷”一名是在他十五岁时起的。他的远房表亲张愚石老人说：“查起名之因，以我正在热中篆刻，其时正作客傅家，工具随身，怒安以此为请，篆彼名字，并合拟一单名，我两人共认怒安两字，取义《孟子》‘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句，俗谓大发雷霆之谓怒，我提议以雷为名，如是名与字可相得益彰，君欣然从之，此改名之由来也。”

傅雷四岁时，豪绅之间的尔虞我诈，使父亲被诬告入狱，母亲拼尽全力并损失家产近半，救出了

含冤莫白的父亲，可三个多月的牢中之苦，使傅鹏癆病加重，不久离开了人世。傅雷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相继夭折了。家道迅疾衰退，一年之内痛失四位亲人，肠断魂销，心痛入骨，可是母亲没有倒下。李欲振，这个中国的旧式妇女，虽不识字，却有着华夏民族特有的坚韧和执着，她冷静地、默默地承受起了一切，她要守住傅家所剩不多的家业，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傅雷这个“两世一身，形单影只”的孩子身上，于是毅然决然地举家搬迁，来到了周浦镇。

7岁以后，母亲请了私塾先生斗南公。白天上课时，母亲手拿针线活，边做活边监视着傅雷的一举一动。晚上要背诵学过的课文，母亲能丝毫不差地指出傅雷背错的地方。

傅雷不敢怠惰。

一天晚上，母亲发现他读书耍滑，就在铜板的方孔中塞上蜡烛头，放在肚脐眼上，蜡油滴下来，烫在肚子上，疼痛钻心。开始，傅雷忍着，因为他知道自己错了，心甘情愿地接受母亲的惩罚。但他毕竟是个孩子，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嚶嚶地哭起来。哭声惊动了曹家女主人，赶来一看，吃惊不小，就

不顾情面地责备母亲：“鹏少奶奶，你可不该对孩子下手这么狠啊，难道你想整死他吗？”母亲的眼泪唰地淌了下来，泣不成声地说：“这小鬼全不体谅我的一片苦心，只想玩耍，读书不能刻苦。我要用蜡烛烫掉他的油性，叫他以后变好，知道用功上进。”“那也得慢慢引导才是啊！孩子总是孩子嘛，不能这样苛刻地要求他。一天天长大了，他自己会懂得用功的。”女房东的劝阻生效了，母亲停止了对他的惩罚。

正像女房东所说，傅雷一天天长大了，但仍然贪玩好动，尽管学业长进很快，与同龄孩子相比深得先生喜欢，但母亲还是不满意，惩罚的招数不断翻新：她曾用包袱皮兜着傅雷要把他扔进河里，被邻居们劝住；也曾把傅雷绑在桌子腿上向父亲的灵牌忏悔，想借助神鬼的威力震慑住儿子。因为她相信“棒头下面出人才”的哲学，并经常心事重重地对人讲：“我只有这一个孩子，倘若不能把他管教好，将来成为废物，那我还有什么指望呢？”

母亲的心事很重，可傅雷怎么理解得了呢？他还是经常出现诸如把文章中的句子拿出来编个顺口溜，淘气磕伤了下巴等一些母亲不能容忍的事情。

终于有一天，母亲心灰意冷，拿出绳子打算上吊，以死相劝：“生了这种管教不好的儿子，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呢？倒不如随他爹一起归了天为好！”母亲的行为强烈地震撼了傅雷的心灵，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有了在那个年龄段上的人不该有的反省，开始勤奋刻苦地读书了。

傅雷的童年被母亲束缚在课桌上，不论酷暑严寒，都必须孜孜不倦。几年下来，四书五经已背得烂熟。

严母严教，培养了傅雷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禀性。“修道院式”的生活，又使本来就很孤单的傅雷，性格越发孤僻，甚至有些乖戾了。

学子峥嵘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新思想风起云涌。精明、开通而豁达的母亲，又毅然决然地让儿子去接受新知识。于是，傅雷走出私塾，进入周浦镇小学二年级就读，转年又被送到了“大上海”。

傅雷在跟斗南公学四书五经时，还跟另一位老师学算术和英语。据当时周浦镇小学主管、傅雷所

在班级的苏局仙老先生回忆：“怒安有些孤高自赏，是有原因的。他天资聪颖，又能刻苦攻读，小小年纪，已有相当的古文底子，且博学多识。他从学斗南公，在文史方面打下了很好的根基。来我们学校就读时，他的学业程度，早已超过了所在班级其他学生。”

所以，到了上海，傅雷就轻松、顺利地考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四年级。一来到大上海这个繁华的地方，傅雷的不安分又开始显露出来，他的顽皮好动比大上海的孩子还有过之，仅一年多，竟被校方作为“顽劣”之童给开除了。在母亲的责骂声中，傅雷第二年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念初中，这是一所由意大利神甫任校长的教会学校，法语是主课，且每天必念《圣经》。傅雷对此很反感，无法适应这种环境，也不愿去和老师、同学搞好关系，不到第三个年头，又被校方开除了。他又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进入高中阶段的学习。第二年，即1925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社会的反帝浪潮。傅雷也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演讲呐喊，以振国威。1926年春，北伐战争不断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

们的斗志，大同大学附中的学生们，开展了后来被称为“大同风潮”的反学阀斗争，傅雷难以扼制自己的激情，积极投入这次运动，并与同学姚之川等成为“风潮”的带头人。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知道儿子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就只身赶到学校，硬是把傅雷拉回了家，傅雷只好辍学离校了。傅雷是一个既没有拿到小学、初中文凭，也没有拿到高中文凭的学生。

1926年秋，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十八岁的傅雷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这几年学业未成，生活浮荡，使他无法对视母亲那期待、盼望、焦虑的目光。进入大学校门了，应借此机会安心读书，来报效母亲的养育之恩。然而混乱污浊的社会导致校风日下，有着更敏感神经的大学，也不是一块净土。傅雷无法与那些混文凭的同学为伍，更难以接受无才学可言、庸俗无德的教师，与人格格不入的傅雷非常苦恼，半年过去了，失望与日俱增。

这一年，中华大地血雨腥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又在全国范围内制造白色恐怖。

学业不能有所长进，使傅雷心烦意乱；前途渺

茫，使他整日忧心忡忡。路究竟怎么走？路又在哪儿？

“许国志坚，朝天无路！”

于是几个朋友在一起商量，决定远涉重洋，去国外寻找一条生路。“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决心已下，可如何向母亲提出呢？

在已过去的十九年岁月中，有十五年是母亲一人抚育教养他。母亲一心一意把每滴血滴到儿子的血管里，把所有的爱灌注到儿子的心田里，甚至让冥冥之中的祖先也要时刻保护儿子免受灾祸。一旦鸿鹄要脱离母亲的羽翼，她能受得了吗？傅雷不敢向母亲提留学一事，但又不能瞒着她，他在这种进退维谷之中，挨到了11月中旬，这时离出国的日期还有一个多月。当他不得不鼓足勇气告诉了母亲时，母亲怆然泪下，为孤儿寡母的命运，为以后更要承受的孤寂与凄凉。然而她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只是声泪俱下地嘱咐道：“你数年来在国内的操守，千万不可丧失！再有，在交友方面，也要好好当心，不能忘了你爸爸吃过的亏啊！”后又再而三地说：“如果你去后，发现身体不好，或者有什么